

通敌与效忠： 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 1964 年大选的干预¹

廖朝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摘要

本文以 1964 年大选作为案例，研究左翼政党的表现如何被印度尼西亚因素牵扯与干扰。大选的竞选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因素全面发酵，两国陷入“交战”的疑云，联盟大打“爱国牌”号召选民团结，以抗外敌，催谷选民的情绪，左翼政党陷入了“叛国”与“通敌”的质疑。结果左翼政党在大选遭受挫败，从而改变了政治抗争的方向，使得左翼政治逐渐陷入衰败。

关键词：印马对抗，左翼政党，爱国者，通敌

¹ 本文主要内容出自作者的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一节（廖朝骥，2018，页 116-136）。

* 廖朝骥，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高级讲师。

Traitors and Patriots: Indonesia's intervention in the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 of 1964

LIAW Joe Siau Chi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Malays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s of 1964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how the Indonesian factor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 election was hel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onesia-Malaysia confrontation (*Konfrontasi*) where the factor of Indonesia confrontation was fully fermented, and the two countries fell into "warring" doubts. The Alliance of Malaysia played a "patriotic card" and called on voters to unite to resist Indonesia's invasion and fuel the emotions of voters. Meanwhile, the left-wing parties were cast into doubt that their leaders were involved in "treas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Indonesia". As a result, the left-wing parties suffered a setback in the general elections, which subsequently altered the direction of their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caused a gradual decline in the leftist politics.

Keywords: Indonesia-Malaysia Confrontation, Leftist, Patriotism, Treachery

一、前言

1964 年大选是马来西亚联邦 (Federation of Malaysia, 简称“大马”) 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也是马来亚独立后第二届大选。相较于 1969 年大选因为 513 事件的发生所取得的学术界的关注, 1964 年大选相关的研究显得薄弱。第一篇学术研究来自印度籍学者 R. K Vasil (1965) 发表的近似时评式的研究。这篇文章提供了瓦司尔博士 (R. K Vasil) 在当时访问政党人士的记录、他参加政党政见发表会取得的宣传品、竞选结果与数据的分析 (Vasil, 1965)。碍于该篇论文的篇幅与提交的年限过早, 瓦司尔博士对 1964 年大选的研究无法深入。Ratnam & Milne (1967) 两位合著的《1964 年马来亚国会选举》(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64) 是一部实证政治科学的研究专著, 比较完整的记录了 1964 年大选的经过与它对马来亚半岛、新加坡与沙巴、砂拉越的影响。本书对这场大选数据的多项分析已经成为权威, 是任何研究 1964 年大选不可忽略的经典著作。然而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大选干扰的因素, 其对左翼政党的影响, 此书或许由于缺乏涉略中文材料, 大多轻描淡写的略过。随着多部当时参与者的回忆录的出版与左翼党史资料的整理, 提供了研究者更多丰富的素材, 让我们重新检视 1964 年大选中左翼政党是如何受到印度尼西亚因素的牵制, 而在这次选举中遭受挫败的过程。²

印马对抗 (Indonesia-Malaysia Confrontation, Konfrontasi) 的专题研究, 自 Mackie (1974) 开始, 就着重刻画这一起发生在冷战时期的马印双边关系的变化。英美两国自 60 年代的档案在 90 年代逐渐解密, 学者注重的专题转向大国博弈、外交政策的变化、多边关系研究 (Poulgrain, 1998; Anuar Nik Mahmud, 2000; Subritzky, 2000; Jones, 2001; Easter, 2004; Simpson, 2008; Sunarti, 2015; Benvenuti, 2017)。印马对抗与大马成立息息相关, 它对本土政治的影响, 至今只有陈大荣 (Tan, 2008) 的专著, 然而他也只研究到新马合并为止。1963 年以后印马对抗局势的转变及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尚有许多可以研究的主题。本文取材 1964 年大选作为案例, 以期对印度尼西亚的干预对马来西亚左翼政治的影响, 做出解答。

² 这些著作包括 Ishak Abdul Aziz (1977) . *Special guest: the detention in Malaysia of an ex-cabinet minister*; Lee, K. Y. (1998) .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和 Lim, P. G. (2012) . *Kaleidoscope: the memoirs of P.G. Lim*。李光耀 (Lee Kuan Yew)、林碧颜 (P. G. Lim) 与阿都·亚兹 (Abdul Aziz Ishak) 的回忆录, 记录了作为反对党领袖的他们是如何与联盟 (Alliance) 在 1964 年大选中斡旋。

1963 年 9 月 16 日，大马成立以后，围绕对马来西亚这个新的联邦政体的承认与否，印马对抗（Konfrontasi Indoenesia-Malaysia）局势、砂拉越边界的军事骚乱，以及菲律宾外交抗议的变化改变了联盟（Alliance Party）政府举行大选的计划。1964 年初，社会上一度揣测联盟政府会因为印度尼西亚对抗马来西亚的局势，而借机将大选押后。然而联盟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如李光耀般闪电举行 1963 年新加坡大选（只允许 9 天的竞选期），借机压制新加坡社阵的动员能力。砂拉越边境所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志愿军游击队的军事冲突，使马来西亚国内的气氛紧张，反对党质疑联盟政府应对印度尼西亚的方式是否恰当。这些质疑、冲突都与 1963 年 9 月 16 日匆忙成立大马息息相关。反对党中除了人民进步党（People Progressive Party, PPP）与民主联合党（United Democracy Party, UDP）承认大马的成立之外，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Malayan People's Socialist Front, 社阵）³、伊斯兰党（Pan Malaya Islamic Part, PAS）依旧攻击联盟主导的大马计划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联盟政府欲通过大选寻求选民的认可与委托，以应对反对党对联盟政府没有民意的基础来处理印度尼西亚对抗危机的质疑，因此原本可以一直拖延到 1964 年 8 月至 9 月才举办的选举，提前举行了（Ratnam & Milne 1967, p.29）。尽管对大选的结果，联盟也并非有十足的把握。选举前社阵预估情势对其有利，因为联盟政府内部发生了阿都·亚兹（Abdul Aziz Ishak）与东姑失和退党事件，导致巫统内部的分歧表面化。华人社会因为华校改制事件与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事件，对联盟政府的教育政策非常不满。大马计划所引起的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外交对抗，使得国内气氛紧张。这些因素都被反对党当成有利因素。

反对党并没有如预期一样组成反对党统一阵线，唯有阿都·亚兹所创立的新党国民议会党⁴在 1964 年 3 月 16 日加入社阵，成为其中一员。虽然反对党之间有所协调，如人民进步党与人民联合党，人民行动党与人民进步党之间在一些选区有妥协，不同时派出候选人（Ratnam & Milne, 1967, p.20）。但由于反对党们的不团结，全国还是有多个国会选区出现多角战。

³ 社阵成立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的独立日，其成员有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a）、劳工党（Labour Party of Malaya）和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 League）。社阵作为马来亚独立后最重要的左翼阵线，继承的是左翼反殖、追求社会正义的理念。

⁴ 1963 年 7 月 14 日，阿都亚兹联同多位前巫统党员，创立一个新党，靠向社会主义原则，党纲内容包括了“基于民主原则立国，但是不与伊斯兰教义抵触”、“改善农民与渔民的经济”、“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等 10 项，请参阅海峡时报（1963）的报导 New party NCP: Sole aim is to uplift the rural people.

表一 1959 年与 1964 年参与大选各政党候选人族裔比较

政党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总数
联盟	68 (69) *	33 (31)	3 (4)	104 (104)
社阵	30 (11)	28 (20)	5 (7)	63 (38)
伊斯兰党	53 (58)	-	-	53 (58)
民主联合党	8 (-)	18 (-)	1 (-)	27 (-)
民主行动党	1 (-)	8 (-)	2 (-)	11 (-)
人民进步党	1 (1)	4 (9)	4 (9)	9 (19)
国家党	4 (9)	- (-)	- (-)	4 (9)
马来亚党**	- (-)	- (1)	- (1)	-(2)
独立人士	3 (8)	3 (18)	2 (3)	8 (29)
总数	168 (156)	94 (97)	17 (24)	279 (259)

*括号内为 1959 年的数据

**1964 年 3 月，陈期岳回流马华公会，马来亚党不参与该年选举，形同解散。

资料来源：Ratnam, K. J., & Milne, R. S. (1967)

1964 年马来西亚大选国会选区与 1959 年一样，有 104 个选区，只有联盟参加了所有议席的竞选。社阵对大选结果的预测是乐观的。社阵的信心体现在比 1959 年大选还派出更多的候选人，多达 63 名，此外社阵在多个国会议席的排兵布阵上，一反上一届根据选民结构派出相对应的族裔候选人，让华人候选人上阵马来人选区，让马来领袖上阵华人选区，以展现他们反对大马的主张是可以赢得跨族群的认可。例如劳工党主席也是社阵主席依萨（Ishak Haji Mohamed）上阵武吉免登（Bukit Bintang），人民党秘书长达朱丁（Tajuddin Bin Abdul Kahar）上阵文良港（Setapak），这两区都是华人选民占半数以上；劳工党女青年领袖陈小娥上阵新山东区（Johor Bahru Timur），柔佛州劳工党领袖林理坤上阵新山西区（Johor Bahru Barat），这两区都是马来选民过半以上的选区。

单从各政党派出的候选人数量而言，反对党要执政的难度很大。社阵不可能完胜，它唯有加上伊斯兰党或其他政党才可以组成联合政府。1964 年大选，反对党很难获得取代联盟组建新政府的结果。媒体一般都预测联盟将可以顺利执政，大家关注的是联盟胜选议席的多寡与票数的差距（The Battle is Joined, 1964）。只要反对党的议席或得票率高于 1959 年的结果，都可以视为是马来西亚选民反对联盟政府推动大马成立的民意指标。

二、爱国者与叛国者的争论

1964 年 3 月 1 日，马来西亚国会解散，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大选是在“外部威胁的危急时刻”下举行，联盟希望选民决定“是否要联盟政府继续乡村发展计划”与“是否要推选一个可以抵挡外敌、维护国家主权”的政党（Parliament Prorogued）。1964 年大选与 1959 年大选一样，同样有 35 天的竞选期。1964 年 3 月 21 日提名，4 月 25 日投票，国会与州议会竞选同时举行。

在 3 月 21 日提名日之后，联盟与人民行动党挑起的议题给反对党带来的压力是谁也没有估计到的。东姑在提名日当天对公众发表了一封“告选民书”，为 1964 年选举定调。他强调“联盟是争取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他呼吁人民一起保卫马来西亚的“主权、幸福与安全”、“利用选票作为保护国家的武器”（Tengku: Place Your Trust in Alliance），并进而指责其他政党没有能力保护马来西亚，呼吁选民“支持联盟，以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平、幸福与繁荣”。除了在大选舆论方向上将大马议题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差别之外，联盟也推出以“乡村发展”为竞选主轴。联盟列举了执政党 9 年的政绩，例如免费小学教育、建设医院，尤其是在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了水电供应等，自称将“暮气沉沉的殖民地，建设成为朝气蓬勃的新型国家”。联盟呼吁选民“一起前进，朝向一个更稳定、安全、发展与繁荣的马来西亚”（Pledge by Alliance to Make Malaysia More Stable, Prosperous）。然而在选举中真正发酵的议题依然是印马对抗与人民行动党的参选。

（一）人民行动党参选

1964 年 3 月 1 日，杜进才（Toh Chin Chye）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席身份宣布参加 1964 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的竞选。这项决定已经先后在行动党高层中展开讨论，也引起了当时在新加坡的驻外使节的揣测。1963 年 9 月 12 日至 21 日，9 天的闪电选举，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给了李光耀信心，促使他试图将人民行动党扩展到半岛以巫统为主要的政治圈中，进而在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大马）中发挥个人的影响力（Lau, 1998, pp.91-92）。

李光耀原先与东姑有个君子协定，巫统与行动党不参与各自境内的选举。然而 1959 年巫统却支持新加坡联盟党参加新加坡的大选，结果全军覆没。值得注

意的是, 巫统派出的候选人在新加坡三个马来人为主的选区均告败北 (Ooi, 2006, p.144)。对此, 李光耀认为“东姑已经违反了诺言, 因此我不再受诺言的束缚, 决定遵从行动党中委会的决策” (Lee, 1998, p.540)。

另外一个理由是与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局势, 使得马来亚半岛的左翼声势壮大。大部分的城镇又多以华人选民为主。1959 年大选, 社阵赢得了 8 个国会选区, 5 个在雪兰莪州, 包括了白沙罗、孟沙 (Bangsar)、文良港 (Setapak)、峇都 (Batu)、万饶 (Rawang), 这些都是吉隆坡一代的华人选区。另外 3 个在槟城包括了柑仔园 (Dato Kramat)、威省北区 (Seberang Utara)、丹絨区 (Tanjong)。1959 年至 1960 年间地方议会选举, 社阵以 14 比 1 的当选议席数压倒联盟, 执政槟州市议会, 也控制着马六甲市议会。还有多个地方议会如增江、沙登、沙叻秀等地也是社阵执政。社阵的发展对联盟, 特别是马华公会形成“重大的威胁” (郭仁德, 1991, 页 63)。基于选情调查预计。李光耀自信能在城市的华人选区取代马华, 取得胜利。

人民行动党在 1964 年打算竞选 11 个国会议席, 但是提名时发现在新山西区和新山东区这两个选区与巫统候选人对垒, 人民行动党宣布放弃竞选这两个选区, 以防刺激巫统。但是碍于已经完成提名手续, 所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名字还是在这两个选区的选票上, 但是该党不在当地进行任何的助选活动。李光耀将精力集中在另外 9 个国会议席上, 再加上新加坡原有的 15 国席, 只要能够获得过半胜出, 便能以 21 国席超越马华, 成为联盟内第二大执政党。

(二) 反对党通敌标签

面对以社阵与伊斯兰党为主的反对党的挑战, 联盟与人民行动党采取了相同的选举策略——将社阵与伊斯兰党的立场标签化为“叛国”。巫统主要针对伊斯兰党、马来人左翼领袖、社阵中人民党的领袖, 人民行动党则针对反对党中的华人候选人, 尤其是劳工党的领袖。他们将印度尼西亚对抗视为苏加诺的扩张主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威胁, 后者在人民的印象中极为深刻, 因为 1960 年马来亚半岛才结束“紧急状态”, 暂时免除马共的直接威胁。

1964 年 2 月 28 日, 国会解散前一天, 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 (Tan Siew Sin) 就警告, 如果社阵或伊斯兰党执政, 他们将会把马来西亚将落入印度尼西亚手中 (《在野政党倾向印度尼西亚, 造谣煽动危害国家》)。在提名日 (3 月 21 日)

以前，军警先后逮捕了几位人民党的基层领袖，事发原因是 3 月 14 日警方在柔佛州人民党支部财政的家中查出有军火炸药。16 日，军警截获投报，在吉兰丹海岸找到一箱怀疑是印度尼西亚军运进来的轻机关枪子弹。对此，拉萨措辞严厉，指控伊斯兰党协助苏加诺，图谋颠覆马来西亚（Arms: Pmip ‘Link’, 1964）。

联盟分别对伊斯兰党领袖布哈努丁，劳工党主席依萨（Ishak Bin Mohammad）和人民党主席阿末·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提出了严厉的指控。这三位马来人左翼领袖过往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包括他们在独立前参加过马来青年协会（KMM）与马来人国民协会（PKMM），与苏加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往来，都成了竞选话题。虽然阿末·阿末·布斯达曼已在 1963 年 2 月 13 日因为声援文莱事变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布哈努丁医生因为财务问题被取消竞选资格。但是反复将三党与印度尼西亚对抗挂钩，联盟企图要制造的就是三党是“叛国”印象，表明三党候选人将无法捍卫国家主权。拉萨在一次竞选演讲时“披露”布哈努丁、依萨、曾在 1946 年对巫统施压，要求巫统将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联合（Razak tells of demands to make Malaya part of Indonesia）。

1964 年 3 月 20 日，人民行动党发布竞选宣言，用词更为激烈。人民行动党将社阵与伊斯兰党的候选人称为“国家的叛徒”。人民行动党政治局主任拉惹勒南（Rajaratnam）指责社阵与伊斯兰党就是苏加诺的马前卒，“如果社阵赢得了较多的选票，印度尼西亚必定会振振有词，说是印度尼西亚的‘粉碎马来西亚’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虽然社阵与伊斯兰党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受印度尼西亚的操控，为印度尼西亚扩张主义而服务。”人民行动党警告，“投社阵一票，就是给了印度尼西亚对抗分子来福枪的一颗子弹”，他们“呼吁全马人民团结一致，保卫繁荣和幸福的马来西亚”（Beat the Front for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Malaysia, 1964）。

伊斯兰党方面，就“大马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对抗运动，布哈努丁面临了一个政治的难题。马来人左翼一直倡导要将区域内殖民者分割的几个地区组成一个“大马来由”（Melayu Raya）。在这种泛马来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情意结主导下，他们一直视印度尼西亚为同文同种的兄弟。因此在印马对抗的议题上，伊斯兰党采取了批评“大马计划”，亲印度尼西亚的态度。他们批评东姑政府是亲西方与新殖民主义的代言人（Farish, Ahmad Noor, 2014, p.57, 59），这个立场和苏加诺批评马来亚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落入联盟党人的口舌中，让伊斯兰党在接下来的选战中穷于应对联盟的各色指控——配合印度尼西亚入侵的叛国者、

“第五纵队”等（Federal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laysia, 1964, p.74）。

1959年大选，社阵攻击联盟而取得效果的议题，如华语教育的地位与官方语言政策、马来西亚公民的平等权益与马来人特权的议题，在1964年几乎都被印马对抗的议题给骑劫了。当联盟领袖一再将社阵反对大马的立场等于是与印度尼西亚勾结。社阵反对大马的主张很快陷入“被动和挨打的处境”（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页284）。

反对党试图扭转局势，指出将马来西亚带入外交困境、卷入战争边缘的正是东姑自己。东姑在联合国调查团意见尚未公布以前，就宣布大马成立之日为9月16日，这一项挑衅式的声明，彻底摧毁了马尼拉会议达成的“顾全苏加诺颜面”的妥协方案。对印度尼西亚政府而言，东姑此举构成了对苏加诺威信的直接挑衅（Kahin, 1964, p.269）。此外，就联盟政府在3月22日发出军队动员令的指示，社阵指责联盟企图将马来西亚带入战争，故提出竞选口号：“要战争，投联盟，要和平，投社阵”，以此来反制联盟在选战中营造处于与印度尼西亚侵略战争边缘、恐吓选民的氛围（Vasil, 1965, p.44）。



图片来源：马来西亚人民党霹雳分部编（1964）。第十届人民日特辑。文良港：马来西亚人民党霹雳分部，封底。

图一 版画：《我要控诉：马来西亚带来了战争，痛苦！》

虽然社阵一再宣称他们并非反对大马，而是反对“成立的方式”与“仓促的速度”，以及这项计划并没有足够咨询各邦的意见，尤其是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洲）。雪州社阵领袖林碧颜在竞选宣言中针对大马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对抗的议题提出了5点政纲：（一）立即停火；（二）由亚非国家委派独立顾问监督停火；（三）英国与印度尼西亚都必须撤退军队；（四）沙巴与砂拉越举行公投以表明他们的意愿；（五）释放全马来西亚（包括沙巴、砂拉越）的政治犯（Lim, 2012, pp.195-196）。

不过，相较于联盟态度强硬地谴责印度尼西亚侵犯领土与渲染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可恶，社阵的态度就明显“柔和”，仅是要求停火，而没有对印度尼西亚多加谴

责。就社阵宣称的“除了战争之外，大家应该要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法以解决我们和印度尼西亚的冲突”，联盟与人民行动党批评上述语句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投降，是出卖马来西亚。当社阵呼吁选民为和平投社阵一票，联盟马上批评那就是投苏加诺一票（Lim, 2012, p.199）。这样的你来我往的互相指责基本主宰了 1964 年大选中群众演讲、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三）爆炸、印度尼西亚扰乱与“牛头案”

1964 年 3 月 26 日，新加坡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案，新加坡元首府的围栏被炸毁。于是，印度尼西亚的威胁对反对党与选民的越来越重。李光耀警告选民，印度尼西亚在廖内群岛驻扎武装人员，随时可能以蛙人和伞兵的方式降落到新加坡进行破坏（《印度尼西亚第二队破坏者侵入本州岛岛，再从事捣乱勾当，总理吁市民警惕》）。30 日，新闻报道另一宗爆炸案在新加坡发生。同一天官方喉舌报《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头版报道，一架来历不明飞机深夜出现在安顺上空，警方在胶园搜获五把降落伞和装有子弹的木箱（*Mystery Airdrop*, 1964）。陈修信也在演讲中“忠告”选民如果社阵在槟城胜出，他将不负责槟城的防务与安全（Vasil, 1965, p.42）。对此，社阵指责联盟政府是在利用媒体制造恐怖气氛。

1964 年 4 月初，据《海峡时报》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喉舌报《印度尼西亚先驱报》（*Indonesia Herald*）评论指出新加坡爆炸案是反对党受到打压的结果，若政府继续打压反对党，将会有更多的爆炸发生。这个新闻很快就被联盟拿来炒作，质疑反对党涉及其中。社阵、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与人民联合党都反驳联盟的指责（*Opposition: Explosions nothing to do with us*, 1964）。然而英国情报显示，印度尼西亚自 4 月开始利用海报、地下报纸（*Black Newspaper*）、地下电台（*Black Radio*），在马新两地展开心理战，散布谣言，制造乱局（Easter, 2004, p.98）。印马对抗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媒体基本上都无法客观地报道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他们大多都是政党的宣传工具，如他们称东姑及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为“傀儡”（*Boneka*）。⁵联盟政府也正好利用了这些讯息与报导，在媒体上大肆操作印度尼西亚威胁的言论。

⁵ 绝大部分的印尼媒体报道有关印马对抗的新闻都是被扭曲以作为政治宣传所用，因为当时印尼媒体很少有获得相关讯息的外电渠道，请参考 Mackie, J. A. C. (1974, p.248)。

印度尼西亚干预大选的消息不绝于耳。4月19日新加坡又发生一起爆炸案。后有报章登载在马六甲海域发生印度尼西亚军人持枪威胁渔民投票给社阵的消息。投票前两天，4月23日，在马来西亚可以收听到的印度尼西亚电台广播呼吁马来西亚选民支持社阵和伊斯兰党（Ratnam & Milne, 1967, p.112）。这正好印证了联盟的指责。印度尼西亚的直接干预彻底摧毁了社阵在民众中建立的信任，也让社阵极力辩护的反大马立场失去说服力，令大众更加确信是被印度尼西亚所操控的（Lim, 2012, p.200）。

四月间新加坡的多宗爆炸案，对选民的情绪影响很大，尤其对华人选民。原本马新一带的华人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自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的遭遇及在苏加诺时期发生的排华事件就是感同身受（丘正欧，1995）。这次大选，社阵试图说服华人选民，提出大马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品、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外交困境与沙巴、砂拉越人民自决权等脱殖的言论，相较于他们直接感受到爆炸所带来的惊吓，前者显得遥远，而且动机可疑，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威胁。《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印度尼西亚特工的行径只会使得人民对苏加诺“暴力政权加深认识，倍加憎恨”。社论继续申论苏加诺政权下，对华人的歧视：“抢占印度尼西亚华人工厂、霸吞印度尼西亚华人商店，没收印度尼西亚华人园坵，抢夺印度尼西亚华人财产”。这一切都为马新两地的华人所熟悉。由此社论评价在新加坡发生的爆炸事件，“将增加新加坡人民，对抗暴力印度尼西亚的决心。苏加诺对大马倒行逆施亦将加速自身毁灭。”（《社论：炸弹声中说对抗》）

相比于直接的爆炸冲击，社阵牛头党党徽事件则进一步反映出民众心底已经对印度尼西亚积累了深深的恐惧感。社阵自1957年8月31日成立以来使用的党徽，分别象征着人民党（牛头），社会主义青年阵线（齿轮）与劳工党（交叉的锄头和笔）⁶。人民党成立于1955年11月11日，使用“牛头”（Seladang）是为了显示他们是马来青年觉醒团（API）与马来青年协会（KMM），还有战前兴起的苏加诺民族主义的继承者（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页145）。民众一般将社阵党人，无论是人民党或劳工党的，都俗称为“牛头”党人。

1964年4月1日开始，马华在竞选的华人区里大量派发宣传单。这份宣传单以马华公会青年团的名义，提出《社阵的党徽牛头考》，将社阵党徽的牛头与印度尼西亚的国徽关联在一起，质疑社阵党徽中的“牛”，并非来自马来亚的牛，

⁶ 虽然1957年10月1日政府取缔了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但是社阵依然沿用这个共同的党徽，请参阅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页151）。

而是印度尼西亚的牛。马青列举印度尼西亚的国徽，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徽里的牛头就是社阵的牛头，以此证明社阵“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份宣传单极具煽动性，指控社阵一早就想加入印度尼西亚，社阵反对马来西亚是因为“他们亲共，效忠印度尼西亚”。马青团提醒选民注意，投社阵一票，即投印度尼西亚国徽一票，就是“把大马并入印度尼西亚的版图，沦为印度尼西亚的一省！”（《马青发表“社阵的党徽牛头考”》）



资料来源：《马青发表“社阵的党徽牛头考”》（1964年4月2日）。《南洋商报》，第6版。

图二 《社阵的党徽牛头考》与社阵党徽

社阵党徽的议题迅速发酵。尽管社阵辩称这是一头马来野牛, 然而联盟党宣称没有在马来亚或新加坡看过这种牛角形状的牛。人民行动党添醋加油地指责社阵的这头牛不单与印度尼西亚国徽有关, 也与发动武装革命的文莱人民党有关, 因为他们的党徽都有相似的牛 (Ratnam & Milne, 1967, pp. 111-112)。

整个 1964 年大选就充斥着一片对反对党领袖通敌的指责以及各式各样印度尼西亚侵略的威吓, 虽然反对党领袖一再反驳联盟党人的标签与污蔑, 但是效果不彰。因为印度尼西亚在砂拉越边界引发的骚乱与新加坡几起爆炸案, 一经联盟领袖不断渲染, 印马对抗与捍卫马来西亚已经成了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所以东姑发出呼吁:

“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对抗马来西亚的时期, 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摆在选民面前的选项是清楚明了的。马来西亚要选择自由与和平的权利或选择让印度尼西亚欺压。人民必须做出选择。我有信心大家会做出明确的选择。” (Lim, 2012, p.200)

联盟除了在整个选战论调因为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因素全面发酵站上风之外, 李光耀个人在 1964 年对分裂社阵的华人选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选举结果

1964 年 4 月 26 日投票成绩揭晓, 联盟赢获 89 席, 比 1959 年多了 15 席, 分别是巫统 59 席、马华 27 席和国大党 3 席。社阵面对联盟的强力宣传攻势及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因素的影响, 社阵的得票率其实并没有滑落, 反而比上一届的 12.9%, 略为提升了 3.5%, 达到 16.4%。然而, 在议席数量上, 社阵遭受极大的挫败, 只赢得了两席, 分别是劳工党的陈志勤与林建寿。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分散了社阵的票源 (见表 3)。人民党、国民议会党全军覆没。伊斯兰党也遭受挫败, 比 1959 年少了 6 席, 只夺得 9 席。人民进步党仅有 2 席, 民主联合党 1 席。人民行动党也仅赢得一席, 一反李光耀先前乐观的预估, 以为可以借由胜出多个议席来替代马华成为联盟政府的新伙伴。

1959 年马华赢得 21 席, 1964 年增加了多 6 席。从选票的结果来看, 人民行动党参选反而壮大了马华。因为人民行动党的加入分散了城镇华人选票, 让反对党, 尤其社阵输了多个原来的堡垒选区。这种现象出现在白沙罗、武吉免登、芙

蓉东区、马六甲市区。因为人民行动党的出现，马华才能击败社阵强人，包括了劳工党主席伊萨·莫哈末。换言之，李光耀达到了打击社阵的目的，但是结果不是人民行动党胜出，而是马华公会因为三角战得利，而他自己原先预估赢得 5 至 6 个席位，替代马华公会在联盟中位置的计划付诸流水（Mustafa Albakri bin Haji Hassan & Election Commission Malaysia, 1965）。

表二 1959 年与 1964 年各政党赢得议席总数、得票率比较

政党	得票总数	所得议席	得票百分比%
联盟	1,204,340 (800,944)*	89 (74)	58·5 (51·8)
伊斯兰党	301,187 (329,070)	9 (13)	14·6 (21·3)
社阵	330,898 (199,688)	2 (8)	16·4 (12·9)
人民进步党	69,898 (97,391)	2 (4)	3·40 (6·2)
民主联合党	88,233 (-)	1 (-)	4·3 (-)
人民行动党	42,130 (-)	1 (-)	2·0 (-)
国家党	7,319 (32,578)	- (1)	0·4 (2·1)
马来亚党	- (13,404)	- (1)	- (0·9)
独立人士	13,509 (74,194)	- (3)	0·7 (4·8)
总数	2,057,504 (1,547,269)		
选民总数	2,939,631 (2,177,000)		

* 括号内为 1959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Ratnam, K.J., and R.S. Milne (1967, p.361) Vasil, R.K. (1965, p.57)。

表三 1964 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席成绩分析

选区	社阵	联盟	人民行动党	其他	分析
1) 马六甲市区	杨和发 10658 票	(马华) 陈期岳 13789 票 (中选)	蔡善进 3461 票, 殿尾		若人民行动党不竞选, 社阵应可险胜。
2) 芙蓉东区	林纪赛 5124 票	(马华) 郭开东 9604 票 (中选)	刘杰生 5410 票	民主联合党黄龙庆 1670 票。	若人民行动党不参选, 社阵很有大机会击倒马华
3) 雪州文良港	达朱丁 7888 票	(马华) 詹祥云 12292 票 (中选)	KV 泰华 4214 票, 殿尾		社阵马来人候选人上阵华人选民过半选区。若人民行动党不参选, 社阵有机会胜出。
4) 雪州武吉免登	依萨·莫哈末 5000 票	(马华) 陈道万 9107 票 (中选)	黄麟根 6667 票	回教党阿都亚兹 650 票	社阵马来人候选人上阵华人选民过半选区, 若人民行动党不参选, 社阵有机会胜出。
5) 雪州白沙罗	陈凯希 8602 票	(马华) 曾永森 9148 票 (中选)	林坤杰 3191 票, 殿尾		若人民行动党未参选, 陈凯希当可击败曾永森
6) 雪州峇都	陈志勤 10122 票 (中选)	(马华) 东姑华裔政治 秘书叶进贵, 9774 票	杜志昌 2459 票		
7) 雪州孟沙	V 大卫 12686 票	联盟马华 9761 票	蒂瓦那三角战得 13494 票中选	进步党周子述 2219 票	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唯一胜选议席, 要是人民行动党不参选, V 大卫可以轻松胜出。
8) 檳城丹绒	陈朴根 8516 票	(马华) 庄友良 6271 票	陈宗美 778 票, 殿尾	民主联合党林苍佑 12928 票 (中选)	人民行动党参不参选毫无影响。
9) 居銮北区	李亚龙 6674 票	(马华) 程荣美 9138 票 (中选)	黎达才 1276 票, 殿尾		
10) 新山西区	林理坤, 4796 票	(巫统) 拉末道勿 11722 票 (中选)	梁德三 447 票, 殿尾		社阵华人候选人上阵马来人选民过半选区。人民行动党放弃竞选活动。
11) 新山东南区	陈小娥 5343 票	(巫统) 法蒂玛 12600 票 (中选)	莫哈末诺 733 票, 殿尾		社阵华人候选人上阵马来人选民过半选区。人民行动党放弃竞选活动

资料来源: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Dewan Ra'ayat) and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general elections, 1964 of the states of Malaya* (Mustafa Albakri bin Haji Hassan & Election Commission Malaysia, 1965)。

人民行动党同时参选 15 州议席，包括檳城 3 席、雪州 5 席、马六甲 4 席、柔佛 3 席。其中 7 席最低票，并痛失按柜金。但是人民行动党也成功分散了票源，让联盟得利。林碧颜参选的雪兰莪洗都（Sentul）州议席，联盟的阿拉素医生（Dr Arasu）获得 5674 票胜出，人民行动党的塔威（G. V. Thaver）获得 1559 票，林碧颜得 4231 票，输了 1443 票。至少还有四个州议席也是如此，包括马六甲古城东区的顾光兴，以及雪兰莪的班查拉、咖啡山等。若非人民行动党插足搅局，顾光兴、林碧颜等将可胜出。

四、结论

1964 年大选的胜利，是一场东姑用选票证明民众拒绝印度尼西亚的对抗行动。虽然联盟的得票率是 58.5%，得票率仅比 1959 年高出 6.7%，但是反对党议席的锐减，充分显示出社阵、伊斯兰党的反对“大马计划”的立场并不被选民接纳。

华人选民对社阵支持度的锐减，因为他们宁愿支持联盟，也不要冒险支持亲印度尼西亚的社阵。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沾沾自喜地解读为是华人选票的大回流（谢诗坚，2010）。但是追根究底还是和当时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的恐惧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度尼西亚对抗的恐惧与印度尼西亚境内排华的事件结合，使得更多的华人投票支持联盟。当时担任马来西亚英国最高专员黑德（Lord Head, Antony Henry）向伦敦共和联邦部提交马来西亚政情报告里的提到“选举结果，依我来看，不是对马华公会的政策、意识形态或领导人的支持，其实是华人为保存生命所投下的一票。”（*Malaysia: First Thoughts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ommonwealth Relations*, 1964, para 52）

反对党也在选举结束后寻找败因，檳城社阵主席黄添寿（Ooi Thiam Siew）承认社阵无法处理印度尼西亚对抗的因素是败因之一，“联盟政府指责我们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支持苏加诺，虽然我们否认这项指控……但是我们却没有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所作所为，给予批评……我们因而落人口舌，被批评倾向苏加诺。”（Vasil, 1965, p.52）1964 年大选标志了马来西亚半岛或西马（West Malaysia）的左翼政党的重大挫败，结合先前 1962 年文莱人民党被全面取缔、1963 年砂拉越人联党与新加坡社阵在选举中的失利（廖朝骥，2018，页 90-92），印度尼西亚对抗俨然已经成为抑制马来西亚、婆罗洲、新加坡左翼政治发展的因素。

参考文献

- Anuar Nik Mahmud (2000). *Konfrontasi Malaysia - Indonesia*. Bangi, Selangor: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Benvenuti, A. (2017).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 Easter, D. (2004). *Britain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Indonesia, 1960-66*. London,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 Farish Ahmad Noor. (2014).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13: Islamism in a mottled nation*. Petaling Jaya: SIDC.
- Federal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laysia (1964). *Malaysia: First Thoughts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ommonwealth Relations: volume XV.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India, Pakistan, Ceylon, Ghana, Malaysia, Federation of Nigeria, Cyprus, Sierra Leone, Tanganyika, 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Tanzania, Jamaica, Trinidad and Tobago, Uganda, Zanzibar, Kenya, Southern Rhodesia, Irish Republic, Nyasaland, Malawi, Northern Rhodesia, Zambia*. The National Archive, K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Details/DO_201_15.
- Ishak Abdul Aziz (1977). *Special guest: the detention in Malaysia of an ex-cabinet ministe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 Jones, M. (2001).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61-1965: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hin, G. M. (1964). Malaysia and Indonesia. *Pacific Affairs*, 37(3), 253-270. doi: 10.2307/2754974
- Lau, A. (1998). *A Moment of Anguish: Singapore in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 Singapore: Times Academy Press.
- Lee, K. Y. (1998).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 Lim, P. G. (2012). *Kaleidoscope: the memoirs of P.G. Lim*.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Mackie, J. A. C. (1974). *Konfrontasi: 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1966*.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stafa Albakri bin Haji Hassan & Election Commission Malaysia (1965).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Dewan Ra'ayat) and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general elections, 1964 of the states of Malaya*. Kuala Lumpur Jabatan Cetak Kerajaan.
- Ooi, K. B. (2006). *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Poulgrain, G. (1998). *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 Malaysia Brunei Indonesia 1945-65*. Bathhurst, N.S.W.: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 Ratnam, K. J., & Milne, R. S. (1967). *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64*.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Simpson, B. R. (2008). *Economists with gun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and U.S.-Indonesian relations, 1960-196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britzky, J. (2000). *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196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unarti, L. (2015). *Persaudaraan sepanjang hayat? mencari jalan penyelesaian damai konfrontasi Indonesia-Malaysia, 1963-1966* (Cetakan pertama). Jakarta: Serat Alam Media.
- Tan, T. Y. (2008). *Creating "Greater Malaysia":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asil, R. K. (1965). The 1964 General Elections in Malaya. *International Studies*, 7(1), 20-65. doi: doi:10.1177/002088176500700102
- 丘正欧（1995）。《苏加诺时代印度尼西亚排华史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廖朝骥（2018）。《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未出版之博士论文。厦门：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郭仁德（1991）。《劳工党血泪二十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主编）（2001）。《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 马来西亚人民党霹靂州分部（主编）（1964）。《第十届人民日特辑》。文良港：马来西亚人民党霹靂州分部。
- 谢诗坚（2010年7月1日）。《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
<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html>

报章/Newspaper

- Arms: Pmip 'Link'. (1964, March 17). *The Straits Times*, p. 1.
- Beat the Front for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Malaysia. (1964, March 20). *The Straits Times*, p. 18.
- Mystery Airdrop. (1964, March 30). *The Straits Times*, p. 1.
- New party NCP: Sole aim is to uplift the rural people. (1963, July 16). *The Straits Times*, p. 9.
- Opposition: Explosions nothing to do with us. (1964, April 3). *The Straits Times*, p. 9.
- Parliament Prorogued. (1964, March 1). *The Straits Times*, p. 1.
- Pledge by Alliance to Make Malaysia More Stable, Prosperous. (1964, March 29). *The Straits Times*, p. 5.
- Razak tells of demands to make Malaya part of Indonesia. (1964, April 10). *The Straits Times*, p. 1.
- Tengku: Place Your Trust in Alliance. (1964, March 21). *The Straits Times*, p. 1.
- The Battle is Joined. (1964, March 23). *The Straits Times*, p. 10.
- 《马青发表“社阵的党徽牛头考”（1964年4月2日）。《南洋商报》第6版。
- 《社论：炸弹声中说对抗》（1964年4月20日）。《南洋商报》第2版。
- 《印度尼西亚第二队破坏者侵入本州岛岛，再从事捣乱勾当，总理吁市民警惕》（1964年3月29日）。《南洋商报》第5版。
- 《在野政党倾向印度尼西亚，造谣煽动危害国家》（1964年2月29日）。《南洋商报》第9版。